

# 遼金史論集

第十五輯

刘宁 齐伟 主编



科学出版社

# 遼金史論集

第十五輯

刘 宁 齐 伟 主编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辽金史论集》是历年最权威的辽金史研究成果汇编。2015年在辽宁康平召开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术研讨会，从会议论文中精选出来26篇论文，组成《辽金史论集》（第十五辑）。文集的内容包括对辽建国国号及帝后的考证，东丹遗民的流向，契丹文的研究及金代墓志、墓碑、石像生、摩崖题记等的考述，多为我国辽金史专家对辽金时期历史及文物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出版将进一步推进辽金历史时期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全书对我国辽金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及研究价值。

本书可供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及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和辽金历史爱好者阅读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金史论集. 第十五辑 / 刘宁, 齐伟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03-054374-5

I. ①辽… II. ①刘… ②齐… III. ①中国历史—辽金时代—文集  
IV. ①K24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6581号

责任编辑: 王琳玮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 //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1/2

字数: 380 000

定价: **10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前 言

《辽金史论集》是从20世纪开始编辑出版，一直延续至今的辽金史研究成果汇编，2015年在辽宁康平召开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由辽宁省博物馆主办的辽宁省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与中国民族史学会暨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是辽金史学界规格较高的学术会议。从会议论文中精选出26篇，组成了《辽金史论集》（第十五集）。

辽宁地区是辽金政权统治的重要区域，文物遗存丰富。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一直将组织各方面力量对辽金历史与考古及契丹族、女真族历史进行研究作为学会的重点工作。本次会议选择在康平召开，有其历史渊源，唐宋时期康平均属契丹地，辽为东京道之北境，金为北京开元路之西北境，明为蒙古游牧之地，清为科尔沁、达尔罕、宾图三王旗地。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为康平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康平地区的考古发掘显示，其青铜时代是一个考古学文化遗存非常有特色、有内涵的时期。辽金时期，是康平历史上继青铜时代之后，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所发现的历史遗存也是最丰富的时期。在辽宁地区众多辽金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康平虽不占优，但有其特色，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发现康平143处辽金时期遗址。康平的辽墓，如沙金张家窑林场、小城子后刘东屯、海州窝堡等地发掘的辽代墓葬，其墓室结构及形态，均显示出墓葬所处阶段的早期形制；张家窑林场10号辽墓出土了金面具及完整的银丝网络，这在辽宁地区辽墓考古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发现。康平的辽金城址较多，祺州城城墙及城中的辽塔，至今保存完好，这种城塔合一，保存至今的情况也是不多见的。东升星星沟发现有金代石经幢，小塔子祺州古城、西关屯边台子有两处金代窖藏铜钱。金代王寂提点辽东刑狱时，曾出巡祺州，将所获双鱼放生辽河。这些金代康平的史迹也是其独具特色的历史。

康平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历史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兴建了占地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619平方米的康平县博物馆，为辽宁省县域单体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基本陈列《康平千秋》以康平地区出土文物为依托，展示本地区的历史与人文。其中第三部分“辽东沙洲荡骑风——辽金元时期”，生动体现了康平作为辽金故地，处蒙边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文化、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展。2015年8月，康平县博物馆依托“2015康平·首届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术研讨会”的东风对外开放，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学术地位，也为康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不仅如此，得益于这些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近年来康平地区的辽金史研究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2014年11月成立了康平县辽金文化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伊始，就积极与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及有关学会合作，开展辽金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本次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康平县委县政府对进一步深入挖掘整理全县辽金文化历史和人文风情、填补康平县辽金历史研究空白点、打造地域文化特色，为加快建设富庶和谐秀美康平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的支持与鼓励。

文集的内容包括对辽建国国号及帝后的考证，东丹遗民的流向，辽代道路里长的考证，辽代印经院及契丹文的研究等；金史部分有关于金朝建国时间的考辨，金朝行政区划研究，金代水灾及食盐生产技术等，以及有关金代墓志、墓碑、石像生、摩崖题记等的考述，多为我国辽金史专家对辽金时期历史及文物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出版将进一步推进辽金历史时期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也将会使辽宁省的辽金历史与考古研究水平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刘宁 齐伟

2016年12月

# 目 录

- 辽朝的建国和国号····· 刘凤翥 (1)
- 辽代碑刻中“文成皇帝”与宋人所记辽  
“文成皇帝”辨析····· 肖爱民 (6)
- 辽太祖淳钦皇后兄弟姊妹考····· 史凤春 王晓宁 (12)
- 东丹遗民流向考····· 都兴智 (21)
- 古代道路计步测里与辽代里长新考····· 李俊义 胡廷荣 (31)
- 辽代宜州建置与其特殊地位····· 任仲书 (43)
- 关于契丹制字的一则补注····· 聂鸿音 (55)
- 关于若干契丹字的读音····· 吉如何 (58)
- 辽代经师论著的西夏译本····· 王 龙 (66)
- 辽代印经院与辽藏的雕印····· 杜成辉 (78)
- 关于鸡冠壶的再认识····· 李艳阳 (88)
- 辽代女真完颜部来源新探····· 韩世明 (97)
- 金朝建国时间考辨····· 辛时代 (109)
- 金代法制变革与民族文化认同····· 李玉君 (128)
- 试论金朝水灾的时空分布及其特征····· 武玉环 (147)
- 略论金代食盐的生产技术····· 于小洪 (157)
- 金世宗“燕人诡随”论探析····· 符海朝 (170)
- 王寂与东北····· 吴凤霞 (188)
- 《事林广记·江北郡县》与金朝行政区划研究····· 周立志 (201)
- 北京地区金代墓志、墓碑和石象生浅析····· 丁利娜 (219)
- 昌黎碣石山金元时期的题记····· 孙伯君 (232)
- 《翠微北征录》中的金史史料研究····· 李浩楠 (238)
- 20世纪美国学界女真研究概述····· 霍明琨 许桂红 (255)

金元之际女真、汉人族际通婚研究·····	闫兴潘 (267)
2015康平首届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讨会论文目录·····	(286)
后记·····	(289)

# 辽朝的建国和国号

刘凤翥

目前辽史学界对于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非常混乱，例如辽朝何时建立？辽朝共存续多少年？辽朝的国号是否称过辽？耶律阿保机何时称皇帝？等等。都有必要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正确的答复，以免再以讹传讹。

## 一 契丹王朝何时建立以及存续的时间

辽史学界关于辽代始建国于916年之说甚为盛行。例如：“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即可汗位，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sup>①</sup>“契丹族可能于神册元年（916）建国，其国号汉语称辽。”<sup>②</sup>“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sup>③</sup>我自己以前也曾采用过契丹916年始建国之说。<sup>④</sup>至于辽朝存续的时间有211年、210年、209年、200余年等说，真可谓五花八门。

细究起来，辽代于916年始建国之说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此说滥觞于《契丹国志》下列记载：“神册元年，梁均王贞明二年，是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建元

---

① 《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契丹”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

② 王曾瑜：《辽金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③ 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页。

④ 刘凤翥：《二十五史新编 辽史 金史 西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页。



曰神册，国号契丹。”<sup>①</sup>关键是其中的“始”字，一般认为称皇帝、建元和建国都被这个“始”字管住。其实这个“始”字仅仅管住“建元”二字，即这一年契丹王朝始有年号。至于建国、称帝并不始于此年。

《辽史》虽然没有关于辽代建国的明确记载，但《辽史》撰修者对这一问题明确的。《辽史》撰修者在《进辽史表》中说：“（辽朝）享国二百一十九载。”<sup>②</sup>辽朝亡于保大五年（1125），“享国二百一十九载”，就不可能在916年始建国。只能得出辽朝始建于907年的结论。耶律阿保机“于907年即可汗位”仅仅是近代史家的一种观点，并没有任何史料依据。《辽史》谓：“元年（907）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迁王集会坳，燔柴告天，即皇帝位。”<sup>③</sup>明明是“即皇帝位”，被任意说成“即可汗位”。既然907年是“即皇帝位”，不是“即可汗位”，皇帝是一国之主，必然是有国才有皇帝。《辽史》撰者心目中就是认为契丹在辽太祖元年（907）建国，所以才“享国二百一十九载”。一开始的契丹国号《辽史》失载，《契丹国志》虽然把“国号契丹”记载于神册五年，但可以推知907年始建国时，就以民族名称契丹作为国号。

## 二 辽代是否称国号为辽

会同元年（938）“是年，改元会同，国号大辽”<sup>④</sup>。“统和元年（983），（辽圣宗）帝即位，复号大契丹。”<sup>⑤</sup>“咸雍二年（1066）……是岁，复改号大辽。”<sup>⑥</sup>至于“大同元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sup>⑦</sup>。是指辽太宗灭后晋之后，把后晋的地盘并入辽朝之内。并不是辽朝在大同元年“建国号大辽”。《契丹国志》“以晋国称大辽”<sup>⑧</sup>的叙述

①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第2页。

② （元）脱脱：《辽史·进辽史表》，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555页。

③ （元）脱脱：《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第3页。

④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第20页。

⑤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7，第63页。

⑥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9，第89页。

⑦ （元）脱脱：《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第59页。

⑧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3，第37页。

比较精确。辽代两次称契丹、两次称辽本来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但也有不同声音。

最早质疑辽代有“大辽”国号者是前辈辽史专家冯家昇先生。他说：“余以辽与契丹之分，犹元与蒙兀之别也。‘元’指蒙古治下之中国本部，‘蒙兀’则兼含东亚一大国，……太宗灭晋建号辽，盖指治下之晋土也。后弃晋北去，中道而殁，嗣主遂以‘辽’施于南京路，而‘契丹’为漠北诸族所称，自若也。”<sup>①</sup>冯家昇先生“以‘辽’施于南京路”而不是施于整个辽朝的观点仅仅是一种主观臆测，并没有任何史料给予支撑。

已故的北京大学辽金史专家刘浦江教授继承了冯家昇先生的观点并加以发挥。他说：“我的初步结论是：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辽朝的统治区域还局限于塞北，是一个以契丹人为主的游牧国家，故号其国为‘大契丹’。938年，石晋将燕云十六州正式割让给辽朝，于是辽太宗便在燕云汉地创立一个新国号——大辽；947年，辽灭石晋，太宗在汴京宣布将晋国改称大辽，亦即把大辽这个汉地的国号扩展到中原，但太宗北归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辽国号仍只施用于燕云汉地。”<sup>②</sup>

国号是一个国家通行全国的名号，不可能一个国内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国号。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但冯家昇先生是前辈辽史权威专家，他首倡“‘辽’施于南京路”之后，姚从吾、刘浦江等人都跳不出冯先生的窠臼。

刘浦江先生往往紧跟契丹文字的研究前沿，例如他对契丹文字解读成果“哈喇契丹”的认同。他的《契丹国号考释》最初发表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当时契丹文字的解读水平还没有解读出契丹语的国号“辽”字。所以他不认为“辽”是契丹王朝通行全国的国号。2006年，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中的国号“辽”均被解读了出来，但当时契丹文字研究的进展非常快，刘浦江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及时跟上契丹文字的解读前沿，所以他2008年把文章收入《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时没

<sup>①</sup> 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页。

<sup>②</sup> 刘浦江：《契丹国号考释》，《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第38页。

有对文章进行修订，留下了遗憾。

冯家昇先生和刘浦江先生受学术进展的局限提出“辽”仅仅施用于“南京路”或“燕云汉地”的错误见解如果说情有可原，那么林鹄先生在新近发表的《大辽本非契丹国号说》一文中提出：“契丹君主耶律德光灭后晋所建之‘大辽’，本非契丹国号，实系汉地新朝、国中之国。德光北归后，中原旋即易主，‘大辽’名存实亡，方施于燕云十六州，成为契丹专用于汉地的国号。”<sup>①</sup>除了重复冯、刘二先生的一些意见外，没有任何新意。

### 三 哈喇契丹和一国两号

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解读出契丹小字<sup>又</sup> <sup>契丹北刻</sup> <sup>契丹</sup> 于义为“大中央哈喇契丹国”。<sup>②</sup>2003年解读出契丹大字<sup>契丹</sup> <sup>契丹</sup> <sup>契丹</sup> 于义为“大哈喇契丹国”。<sup>③</sup>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一开始的四个字为<sup>契丹</sup> <sup>契丹</sup> <sup>契丹</sup> <sup>契丹</sup>，照以前的解读，应为“大哈喇国”。原来理解为“哈喇”是“契丹”的修饰语。“哈喇”夹在“大”和“国”之间，它应当是国号，而不是“契丹”的修饰语。辽代的国号只有“契丹”和“辽”两个，契丹小字和契丹大字中的“契丹”一词均已释出，则“哈喇”舍“辽”莫属。契丹语的亲属语言蒙古语“辽”作<sup>契丹</sup>。<sup>④</sup>该蒙古语单词读xola，也有“远”的意思。<sup>⑤</sup>在汉语中，“辽”也有“遥远”和“久远”的意思。<sup>⑥</sup>xola的读音与“哈喇”极为相近。所以，我们把音译“哈喇”的契丹大字<sup>契丹</sup> <sup>契丹</sup>意释为“辽”。与此对应的契丹小字<sup>契丹</sup> <sup>契丹</sup>也应释作“辽”。

终于发现以前所释读的“哈喇契丹”和“契丹哈喇”原来都是

① 林鹄：《大辽本非契丹国号说》，《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

②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③ 刘凤翥、唐彩兰：《辽〈萧兴言墓志铭〉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燕京学报》2003年新1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④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所编：《汉蒙词典》（增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62页。

⑤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蒙汉词典》（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3页。

⑥ 《辞源》（修正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87页。

“辽·契丹”和“契丹·辽”。从而得出结论：在使用契丹文字的范围  
内，辽代实行“辽·契丹”或“契丹·辽”的双国号制。在什么情况下使  
用“契丹·辽”，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辽·契丹”是有规律可循的。  
在汉文文献中称国号为“契丹”的时候，在契丹文字中称国号为“契  
丹·辽”，即把双国号中的“契丹”置于“辽”之前。在汉文文献中称国  
号为“辽”的时候，在契丹文字中称国号为“辽·契丹”，即把双国号中  
的“辽”置于“契丹”之前。

统和元年（983）至咸雍二年（1066）期间，在汉文文献是称“契  
丹”的时期。在这期间的契丹文字资料例如重熙二十二年（1053）的《耶  
律宗教墓志铭》中称国号为又 今字 契丹 此利 几字 契丹（大中央契丹辽国之），咸雍  
二年之后契丹文字数据除了《耶律习涅墓志铭》之外，一律把辽代国号写  
作又 今字 此利 契丹 几字 契丹（大中央辽契丹国之）。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铭》  
称国号为（大中央契丹国），仅仅用了双国号的“契丹”。因为实行双国  
号，仅仅举出一个只能说不完备，但并不错。

## 四 结 束 语

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号契丹。938年，由于燕云十六州的  
割入，辽太宗耶律德光为了笼络燕云十六州的汉人，把民族色彩浓厚的  
契丹国号改为“辽”，把年号改为会同。在契丹语中为“辽·契丹”双  
国号，正因为是双国号，会同五年（942）的《耶律羽之墓志铭》和保宁  
二年（970）的《耿崇美墓志铭》等汉字墓志称国号为“大契丹国”也不  
算错。统和元年（983），辽圣宗把国号改为“契丹”，在契丹文字中作  
“契丹·辽”。

《耶律宗愿墓志铭》等汉字墓志关于“大辽国”的记载都说明“大  
辽非契丹国号”的观点是错误的，说“大辽”仅仅施于“南京路”或燕云  
十六州汉地也是不对的。大辽和大契丹都是通行于辽朝全境的国号。说辽  
朝建立于916年仅仅是当今史学家的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并没有可靠的史  
料支撑。

辽朝从907年建国至1125年被金灭亡，共“享国二百一十九载”。

# 辽代碑刻中“文成皇帝”与宋人所记辽“文成皇帝”辨析\*

肖爱民

由于史料极端匮乏，在辽史及契丹史研究中，碑刻成为珍贵的资料。在这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缪荃孙、王仁俊、黄仁恒、罗福颐等先贤曾做了收集和整理，新中国成立后陈述先生在1953年和1982年先后出版了《辽文汇》<sup>①</sup>和《全辽文》<sup>②</sup>，向南等先生于1995年和2010年先后编辑和出版了《辽代石刻文编》<sup>③</sup>和《辽代石刻文续编》<sup>④</sup>，极大地推进了辽史及契丹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在辽史及契丹史研究中，宋人的记载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在辽代碑刻和宋人的记载中，辽朝有位“文成皇帝”，可《辽史》中未见有此称号的皇帝，学者们对此认识也不一。下面试对此问题作一辨析。

在《辽代石刻文续编》中收录有《郑颀墓志》一篇，该墓志出土于北京市通州区天桥湾，现藏于北京市通州区文物管理所，由墓主人郑颀的季弟郑硕撰写于辽道宗大安元年（1085）正月。墓志中记载：“当大辽文成

---

\*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北方行国君主继承制度研究”（14BMZ018）的阶段成果。

① 陈述：《辽文汇》，中国科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 陈述辑校：《全辽文》，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皇帝之在位也，……夏六月驻蹕于永安山之凉陁，兄举进士赴行在。”<sup>①</sup>关于其中尊号为“文成皇帝”的辽朝皇帝，向南等先生在注文中通过对永安山于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由緬山改名以及辽朝皇帝的夏捺钵多在永安山，且永安山上有凉陁的考证，认为进行殿试的“文成皇帝”乃辽圣宗耶律隆绪，此尊号为其太平元年“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赞天辅皇帝”尊号的略称。<sup>②</sup>

在宋人的典籍中，有很多关于辽朝“文成皇帝”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载：“契丹主宗真卒。立凡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谥文成皇帝，庙号兴宗。”<sup>③</sup>《东都事略》中载：“宗真立凡二十五年，年四十三，谥曰文成皇帝，庙号兴宗。”<sup>④</sup>《契丹国志》<sup>⑤</sup>中载：“国主崩，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一，庙号兴宗，谥文成皇帝。”<sup>⑥</sup>《宋会要辑稿》中载：至和二年（1055）八月二十六日，宋仁宗赵祯得知耶律宗真病逝消息，发布诏书曰：“北朝差告哀使耶律元亨赴阙，朕以大契丹文成皇帝讲修前世之好，继息两朝之民，信币交持，使輶相聘，憧憧道路，垂五十年，……忽聆哀讣，良用震怀。”<sup>⑦</sup>《宋大诏令集》所载宋仁宗在得知耶律宗真死讯后所发布的“回谢契丹告哀书”中称“特枉使輶，遽

①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180页。

② 同上书，第180页的注文第⑤、⑥。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0，仁宗至和二年八月乙丑，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标点本，第7册，第4363页。

④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3《附录一》，孙言诚、崔国光点校，齐鲁书社2000年标点本，第1074页。

⑤ 据刘浦江先生研究，《契丹国志》虽然是元朝前期江南地区的某一家书坊所为，但基本上是取材于宋人著作，故这里把《契丹国志》中的记载，视为宋人的观点。参见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载氏著《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34页。原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⑥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8《兴宗文成皇帝》，贾敬颜、林荣贵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标点本，第94页。

⑦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辽下，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标点本，第16册，第9748页。

驰国讫，不意凶变，文成皇帝上仙”<sup>①</sup>；在“回谢契丹皇太后书”中亦称“不意凶变，文成皇帝上仙”<sup>②</sup>。宋末元初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也载：“其年八月，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谥文成皇帝，庙号兴宗。”<sup>③</sup>上述记载的“文成皇帝”均非辽圣宗耶律隆绪，而是其子辽兴宗耶律宗真。除了《宋会要辑稿》和《宋大诏令集》外，宋人的典籍还记载“文成皇帝”是辽兴宗的谥号。

从上引碑刻和宋人的记载来看，尽管在《辽史》中没有尊号或谥号为“文成皇帝”的皇帝，但碑刻为当时人所篆刻，致误的可能性很小。而在宋人的记载中，因辽宋之间自“澶渊之盟”后实现了和平，两国年年互派使节，吉庆凶吊，贺生辰、正旦，互致国书，宋朝方面的记载尤其是《宋大诏令集》和《宋会要辑稿》中所载的为北宋皇帝所发布的诏书，应该不会有误。那么，辽代碑刻中的“文成皇帝”与宋人所记的“文成皇帝”是同一个人吗？

根据《辽史》的记载：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位期间的尊号，乾亨四年（982）十月上尊号“昭圣皇帝”<sup>④</sup>，统和元年（983）六月上尊号“天辅皇帝”<sup>⑤</sup>，统和五年（987）四月上尊号“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sup>⑥</sup>，统和二十四年（1006）十月上尊号“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sup>⑦</sup>，开泰元年（1012）十一月上尊号“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sup>⑧</sup>，太平元年（1021）十一月上尊号“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功

① 《宋大诏令集》卷229，政事八十二·四裔二·契丹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887页。

② 同上。

③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6，四裔考二十三·契丹下，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下册，第2711页。

④ 《辽史》卷10《圣宗纪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07页。

⑤ 同上。

⑥ 《辽史》卷12《圣宗纪三》，第12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认为统和五年与统和二十四年的尊号相同，考卷71《后妃传》，事在二十四年，五年无此事，疑此系重出。见《辽史》第136页校勘记[1]。

⑦ 《辽史》卷14《圣宗纪五》，第162页。

⑧ 《辽史》卷15《圣宗纪六》，第171页。

成治定昭圣神赞天辅皇帝”<sup>①</sup>，其死后的谥号是“文武大孝宣皇帝”<sup>②</sup>，为其子辽兴宗于景福元年（1031）十月所上。向南等先生认为《郑颉墓志》中的“文成皇帝”是辽圣宗太平元年尊号“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赞天辅皇帝”的略称，但从所取其中的“文成”二字组成一个词来看，不符合略称的习惯。因为在太平元年尊号中“睿文”是一个词，“功成”是一个词，两者隔着“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十个字五个词，不大可能从前面“睿文”中取一个字和再从中间“功成”中取一个字组成一个新词作为尊号，所以从尊号的略称来看，“文成”应该不是圣宗的尊号略称。在《宋大诏令集》中的宋真宗“与契丹遗书”所记辽圣宗尊号为“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启元昭圣神赞天辅皇帝”，与《辽史》所载太平元年尊号稍异，却与《圣宗哀册》中所记圣宗去世前的尊号相同，<sup>③</sup>说明《辽史》中所记太平元年的尊号有误，而宋人诏书中所记无误。在《宋大诏令集》中宋仁宗“吊慰契丹国主书”“皇太后吊慰契丹国主书”“吊慰契丹国母书”“皇太后吊慰契丹国母书”还称辽圣宗为“昭圣皇帝”<sup>④</sup>，所用是其乾亨四年即位时的尊号，与《辽史》所记相同。

关于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尊号和谥号，《辽史》中记载：其在位期间曾三次上尊号，分别为重熙元年（1032）十一月上“文武仁圣昭孝皇帝”<sup>⑤</sup>，十一年十一月上“聪文圣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sup>⑥</sup>，二十三年十一月上“钦天奉道祐世兴历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sup>⑦</sup>。其死后所上的谥号，非宋人所记的“文成皇帝”，而是“神圣孝章皇帝”，为其子辽道宗耶律洪基于清宁元年（1055）十月所上。<sup>⑧</sup>《东都事略》中关于辽兴宗的尊号记载：兴宗在使母钦哀皇太后萧耨斤守圣宗陵墓的次年，“加号

① 《辽史》卷16《圣宗纪七》，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89页。

② 《辽史》卷17《圣宗纪八》，第206页。

③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93—195页。

④ 《宋大诏令集》卷228，政事八十一·四裔一·契丹一，第883页。

⑤ 《辽史》卷18《兴宗纪一》，第214页。

⑥ 《辽史》卷19《兴宗纪二》，第228页。

⑦ 《辽史》卷20《兴宗纪三》，第247页。

⑧ 同上书，第248页。



文武仁圣昭孝皇帝”。宋仁宗赵祯庆历三年（1043），加号“聪文圣武英略睿哲仁孝皇帝”<sup>①</sup>。除了时间与《辽史》所记略有不同和漏载了重熙二十三年的尊号外，第一次所上尊号与《辽史》所载相同，第二次在“英略”和“睿哲”之间漏掉了“神功”二字。而在《宋大诏令集》所载的宋仁宗“贺契丹生辰国书”“问候契丹皇太后书”“回谢契丹皇帝书”三件诏书中均称耶律宗真为“聪文圣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sup>②</sup>，为其重熙十一年尊号，准确无误。刘浦江先生在研究《契丹国志》时，指出该书是由元朝人抄撮宋人记载而成的，结合《辽史·兴宗纪》中的记载，他认为《契丹国志》把兴宗的尊号“文成皇帝”误为谥号，且又误“文武”为“文成”，是兴宗重熙元年尊号“文武仁圣昭孝皇帝”略称。<sup>③</sup>

看来要想确定“文成皇帝”到底是辽圣宗还是辽兴宗，是哪个尊号的略称，还需要对《郑颢墓志》中的相关记载，结合《辽史》进行解读。《郑颢墓志》中载：

当大辽文成皇帝之在位也，与邻宋交欢，为义兹久，无戟而偃武，乘玉以省一。夏六月驻蹕于永安山之凉陞，兄举进士赴行在。……有故枢密副使、同中书门下平章王棠，时新预计阶同在选中，历府省皆得首荐。当涂者不可以有之长而加于上，遂降兄于乙。王氏复冠其榜，于时屈声闻于天下。<sup>④</sup>

在上引墓志的内容中，对于考证“文成皇帝”最重要的信息是墓主郑颢与王棠同时参加了在永安山凉陞举行的殿试，由于王棠“历府省皆得首荐”，故当权者擢王棠“复冠其榜”，“遂降兄（即郑颢的长兄墓主人郑颢——引者注）于乙”。而据《辽史·王棠传》记载：其乃“重熙十五

①（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23《附录一》，第1074页。

②《宋大诏令集》卷228，政事八十一·四裔一·契丹一，第884、885、886页。

③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载氏著《辽金史论》，第323—334页。原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④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79—180页。